

誠意正心之要

戒逸欲

沈湎之戒

荒淫之戒

大學衍義

卷三十三

真西山大學名身先第三十二

誠意正心之要二戒也

微子商書父師箕子若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方

興沉酗于酒沉謂溺于酒

臣按酗酒者受也而箕子乃歸之於天蓋

忠臣不忍斥其君故為無所歸咎之辭也

泰誓武王伐紂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

民沉湎冒色冒亂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

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耗害于爾萬



姓又曰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臣接受之惡衆矣而武王誓衆乃以沉湎
為首者人惟一心明則萬善所從出昏則
衆惡所自生未有沉溺于酒而志不昏者
志一昏者則無所不有矣故曰冒色曰暴
虐曰宮室臺榭陂池侈服無不具焉宜武
王以為問罪之首也夫成湯惟其不邇聲
色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受惟其沉湎
冒色也故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心有昏明

之異故政有得失之殊後之人主其可不鑑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紂乃穆考

文王穆敬也肇國在西土肇始厥誥紂庶邦庶

士越少正御事誥告也朝夕曰祀茲酒惟天

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元大天降威我民用大

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韜音越小大邦用喪

亦罔非酒惟辜辜罪也文王告教小子有正有

事有正有官守者無彛酒越庶國飲惟祀德

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迪訓惟土物愛厥

心臧也臧善也聰聽祖考之彛訓越小大德小子

惟一王曰封我西土棊徂邦君御事小子棊輔

也徂往也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也腆厚也故我至

于今克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

哲王哲王謂成湯迪畏天顯小民也迪蹈經德秉哲

經常也秉執也自成湯咸至于帝乙帝乙商後王成王畏

相成就也惟御事厥棊有恭御事治也不敢自暇

自逸矧曰其敢崇飲矧况也越在外服侯甸男

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

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

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尹人者師尹也祇敬也辟君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後王謂商紂厥命

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也易改誕惟厥縱淫

泆于非彛誕大也泆蕩也用燕喪威儀燕謂飲宴喪亡也民

罔不盡傷心也盡痛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

逸厥心疾瘵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

無罹罹憂也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

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

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臣按商受淫酗臣民化之方文王之在西
土已告教在位者謹戒于酒矣及成王封
康叔于衛衛受之故都也漸染惟舊故作
酒誥以訓敕之妹邦即衛也成王之誥專
爲衛而作故云然也朝夕祀茲酒言文王
之告教諸侯而下至于治事之臣朝夕丁
寧惟祀則飲斯酒也天之始生黍稷俾民
爲酒惟用之大祀而已非資其沉酗也及

我民以之喪德諸侯以之喪邦無不自斯
酒始酒一也飲之有度而受福則爲天之
降命飲之無度而受禍則爲天之降威觀
小大邦用喪之言則當時以酒亡國者衆
矣惟行以酒爲行也惟辜以酒爲罪也文
王旣教羣下勿常于酒又教之德將無醉
凡飲酒能以德自持則無酣營之過所謂
不爲酒困也民蒙文王之化亦各訓迪子
弟惟土地所生之物是愛故其心臧蓋一

溺於酒則必旁求珍異以自奉其欲廣則其心蠹矣是時為子弟者亦各聰聽祖考之常訓訓之常則入于耳者孰聽之聰則志于心也恪故於小大之德視之惟一不以謹酒為小焉謹酒非小德則腆酒非小過亦明矣夫有司之不腆酒於天命何預而王乃以克受商命為職此之由何邪但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沉酣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哉既又叙成

湯之謹酒與後王之酣身為康叔戒蓋湯上畏天下畏民常其德而不變秉其智而不惑自是至于帝乙皆以成君德敬輔相為心而治事之臣亦各盡輔翼之敬雖自暇自逸且猶不敢况曰崇飲乎崇飲謂相尚以飲也是時內外大小之臣無敢酒于酒者不惟稟上之教不敢違亦以職守所在不暇為不敢猶有勉強不暇則安之矣職守謂何上以助成君德之顯明下以助

大臣之祗辟也一時羣臣以此自勵雖欲
不興得乎及受沉酣其身命令不著于民
惟作怨之事是守惟淫泆非彛是縱安燕
以喪其威儀考之史記受爲酒池肉林使
男女僕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民所以
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紂方且荒腴
于酒逸欲不息其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
也罪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觀今之小
人一醉之餘急疾強狠水火可入兵刃可

蹈則受之情狀可知矣馨德者穢德之對
也紂夷居弗事上帝旣無馨香以祀而作
怨于民羣洎于酒惟有腥穢上聞于天天
之喪商無復眷愛之意者以受自放于逸
故也天豈虐商者哉以商人自速其辜耳
此書言沉酒之禍至深至切豈惟康叔敬
守弗渝萬世人君皆當視爲龜鑑

蕩

召穆公作以刺周厲王穆公名虎

其五章曰文王曰咨咨

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式用旣愆

爾止

止容也

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臣按召公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咨嗟商紂者以諷王言天不使爾沈湎于酒而惟不義是從是用也既愆爾止而下皆譏其飲酒無度之狀天付人君以位豈欲爾如此哉不使爾為而為之是逆天也僕厲王聞而知警其庶幾矣乎小宛大夫刺幽王也其二章曰人之齊聖齊也飲酒溫克克勝也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各敬

爾儀天命不又

又再也

臣按此詩言齊聖之人雖飲酒猶溫恭自持以勝所謂德將無醉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幽王以酒喪德大夫恐淪胥以敗與其同列自相規戒如此云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媒狎也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

淫佚武公既入而作是詩其三章曰賓之初

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言重幡幡

禮也曰既醉止威儀幡幡數也舍其坐

遷屢舞僊僊僊僊軒舉之狀其未醉止威儀抑抑

謹密也曰既醉止威儀怵怵怵怵媠也是曰既醉

不知其秩秩序也四章曰賓既醉止載號載呶

號呼也亂我邊豆屢舞傲傲傲傲傾側之貌是曰既

醉不知其郵郵過也側弁之俄側傾也弁冠屢

舞僊僊僊僊不止也臣謂既醉而止並受其

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孔甚也惟嘉美也

其令儀令善也五章曰凡此飲酒或醉或不既

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取式勿

從謂母俾大音泰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

之言俾出童羖童無角也羖羊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臣按此詩凡五章前二者言古者禮飲之

事至三章以後乃言幽王酣飲之失方其

未醉也威儀猶能敬謹猶能周密及其既

醉則幡幡然而輕矣怵怵然而媠矣舍其坐

遷矣載號載歎矣邊豆亂而冠弁俄矣至於屢舞不止始則僂僂然而軒舉次則僛僛然而傾側甚則傴傴然而蹉跌矣君臣燕饗之間所以觀禮而乃媒瀆如此則諉之曰是既醉而失其常也既醉而不知其過也然既醉矣何爲而不出乎醉而出未至於失禮之甚則君臣猶俱受其福也醉而不出是戕伐其德爲禍可勝計邪夫飲酒所以嘉美者以其有令儀也今乃若是

儀安在乎末章傳者多異辭而先儒劉勰之說曰幽王飲酒必與羣衆小人男女罔間而立監命史俾臨視巡省在會之人罔得弗醉也衆醉而淫亂邪惡百醜興焉而王用以為娛不醉者反恥而罰之俾必醉衆皆醉矣淫亂邪惡無所不至幽王方以爲樂故立史監戒其勿言幸其昏迷大怠用以為歡焉匪言勿言者厥有醉劇而才於淫穢巧于悖亂匪可以言者則褒而美

之用以為樂謹勿言其非恐愧厥心而弗
復肯焉故云匪言勿言也其醉而善於悖
亂違拂人倫之事謂之匪由由道也匪由
之人常常延納勿語于外留之以為吾王
一笑之歡也有敢道及醉人之非者罰以
童殺殺無童者俾之必出所以困其不能
謹言也是以有不得已而預其燕飲者心
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又恥於其身亦為淫
亂故三爵之後昏昏然醉矣不識不知矣

矧敢多飲而又寤哉幽王繼宣王中興之
後使其不道不若是之甚犬戎豈能殺之
哉嗚呼禽獸之所弗為而幽王為之其滅
乃自取之也呂祖謙謂彛於此章雖多牽
強忿激然論酌酒之害深切詳明故錄之
臣今亦有取焉庶以為方來之監云

抑大雅

衛武公白警言也三章曰其在于今與

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耽于酒女雖湛樂從

汝者武

弗念厥紹紹繼

罔敷求先王克共音

明刑刑法也

臣按此武公自言今日之所為也興猶書所謂方興言為之未已也汝雖惟耽樂是從曾不念紹續之重廣求先王之道而敬奉其明法乎蓋先王之明法未有不以耽樂為戒者能敬奉之則不為荒縱之行矣漢成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拍畫

而問曰紂為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諄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憚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去

臣按班伯曰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直哉言乎成帝能嗟嘆之而不能因其

言以自改卒以沈湎妨政權移外家至於覆國其亦可監也夫

晉元帝初頗以酒廢事主導以為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

臣按元帝之為君非能剛果必為者也其覆杯之舉則於聽言改過而畧不凝滯此所以粗能自立於江左歟

陳後主君臣酣飲自夕達旦以此為常其後隋師東下不為深備奏技縱酒賦詩不輟陳

國遂亡

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為百餘房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為主人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

未幾為宇文化及所弒

臣按以酒喪邦其禍至陳隋而極故以二君終焉

以上論沉湎之戒

真西山

真西山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三

誠意正心之要戒逸

牧誓武王誓師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

牝雌也晨鳴晨也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窮也今商王

受惟婦言是用婦姐已也昏棄厥肆祀弗咎肆陳也咎

報也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迪道也乃惟四方

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

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臣按列女傳受好酒淫樂不離姐已所舉



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其言是用受之心
既昏于色矣於是神祇當祀者不之祀昆
弟當恤者不之恤而惟四方罪矣逋亡之人
崇長信使俾之肆毒下民受病之本皆由
昏之一字故武王兩言之

詩谷風

坤風
篇名

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

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
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也

靜女同上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新臺

同上

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

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
死國人傷而思之

臣按毛氏曰宣公為伋取齊女而美公奪
之生壽與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令伋之
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
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
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

罪賊又殺之

牆有茨

鄘風篇名

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

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子頑通於惠公

之母惠公之母即宣姜也

君子偕老同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

子之道

夫人即宣姜也

桑中同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

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

而不可止

鶉之奔奔

同

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

鶉之不若也

定之方中同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

渡河野處漕邑齊相公攘戎狄而封之

蝮蝮同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

之恥國人不齒也

氓同刺宣公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

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

臣按邶鄘衛詩分為三國其實皆衛也衛

宣公奪其子伋之妻而為夫人於是新臺
之刺靜女之刺相繼而作因讒殺子而二
子乘舟之詩作夫婦失道國人化之而谷
風桑中氓之詩作宣公卒而公子頑上烝
于宣姜而牆茨偕老鷓奔之詩又作拜世
而至懿公卒為狄人所滅而文公立焉定
之方中與蝮蝮之詩所由作也始末九十
餘詩而事之次第蓋如此新臺之一章曰
燕婉之求蘧籛不鮮二章曰燕婉之求得

此戚施蘧籛仰而不俯戚施俯而不仰皆
惡疾之不能為人者也燕婉指伋而言
謂其為人安且順也齊女之來本惟燕婉
是求而乃得此惡疾之宣公宣公本無疾
也以其行之惡故名之耳自是伋壽死而
國俗敗子頑象之上烝君母衛君父子之
行皆同於夷狄衛國之俗亦淪於夷狄安
得夷狄之禍不乘之以作乎夫夷狄非能
滅中國也以中國自為夷狄而後夷狄得

以肆焉氣類之相感也求之古昔蓋莫不
然原宣公之初亦溺於情欲而不能制爾
安知其禍若是之烈哉然文公一興以道
化民而淫奔之俗隨變信乎一國之事繫
一人之本也牆茨一章曰中冓之言不可
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二章曰不可詳
也三章曰不可讀也蓋淫荒穢褻汙人牙
頰言之且不可况可詳之讀之乎夫言猶
不可聖人乃著之於經何也善乎先儒揚

時曰自古淫亂之君自謂密於閨門之中
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
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
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故事國
風之詩經筵不講先儒胡安國非之臣今
列此於篇者欲明人君一以淫泆導其民
則變華而狄一以道化迪其民則變狄而
華其機猶反掌爾若陳株林澤陂等詩皆
為淫昏而作其禍敗往往略同不能悉舉

也

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
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
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
飲而無肴肴實也夫驪戎之役汝曰勝而不吉
故賞汝以爵罰汝以無肴勝國得妃吉孰大
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兆卦臣不敢
蔽掩蔽兆之紀紀法失臣之官有二皇焉
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

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
備之為瘵瘵愈也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不信卜不中也

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

若晉以男戎勝戎亦必以女戎勝晉里克

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

喜女焉以女進人曰女妹喜有寵於是與伊尹比而

亡夏比猶合也殷辛罰有蘇有蘇以妲己女焉妲

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

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

於是非乎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
申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
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
乎公以驪姬爲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史
蘇曰亂本生矣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
果作難事見前

臣按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斯言也古
今之至言也然謂妹喜與伊尹比妲己與
膠鬲比何邪伊尹相湯伐桀者也妹喜敗

桀之德速桀之亡是亦伐之也伊尹伐於
外妹喜伐於內故以此言之無妹喜之伐
則無伊尹之伐矣妲己之比膠鬲亦然嗚
呼人知有邊境之寇而不知有宮闈之寇
堅甲利兵獸奔豕突者邊境之寇也冶容
妖色狐媚蠱惑者宮闈之寇也邊境之寇
擾吾於外膚革之疾也宮闈之寇賊吾於
內腹心之災也理膚革之疾易而去腹心
之災難臣故曰史蘇之言古今之至言也

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也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曰節之陰淫寒疾陽淫熱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有蓄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

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

能禦禦止也吾是以云

鄭子產如晉問疾子產鄭大夫名僑叔向問之叔向晉大夫

夫子產曰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

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

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躰露猶瘡也茲心不

爽爽明也而昏亂百度百度百為之法度今無乃一之

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百姓內官謂嬪御也

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同主也今君內實有四

姬焉

姬晉姓也

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

為也四姬有省猶可

也省減

無則必生疾也叔

向曰善哉朕未之聞也

朕叔向名

臣按醫和子產之論略相表裏夫陰根於陽故女為陽物人道以夕故曰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以其陽物故生內熱以其晦時故生惑蠱此以陰陽之類言也要之心者一身之本衆疾之源淫於色則心為之荒惑其能不生疾乎故子產曰茲心

不爽而昏亂百度其論益精切矣然則醫和之責大臣何邪大臣之於君所以傳之德義而保其身體者也求之於古惟周公為能以此自任故無逸之作丁寧告戒無淫于逸使成王永其天命後世知恤者鮮故以管仲而不能規六嬖之寵以趙武而不能救四姬之惑夫二人者非奸非慝徒以昧於大臣之職不能止君之淫猶不免責況以姦慝之心導君於淫者其罪可逃

誅哉子產之所謂四時何哉朝以聽政晝以訪問所以勞之也夕無所聽修令而已夜無所訪安身而已所以逸之也動靜有時勞逸有節疾焉從生觀安身之去則夜氣澄寂之時尤當自養為朝聽晝訪之地其可惑溺無節乎又况可以一之者乎一云者自蚤至夜惟欲是從也內官不及同姓若是則異姓固無損與曰此子產特因晉之有是故以規之爾妲已褒姒豈同姓

邪昔人論色禍者多矣子產醫和所論尤人主所當戒大臣所當任也故併著之

漢成帝趙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

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

皆銅沓冒黃金塗切門限也千結白玉階陸

壁帶壁杜往往為黃金釭音函藍田璧明珠

翠羽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專寵十餘年卒

皆無子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

墮者無數成帝素彊無疾病暴崩民間歸罪

昭儀皇太后詔雜治昭儀昭儀自殺先是有
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
琅琅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
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
公子倉琅琅宮門銅鏤也

臣按昭儀之始入也姿質醜粹見者嗟賞

獨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此老宮嬪也為披香殿博

士立帝後唾之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漢

德其事見司馬光通鑑云褒姒之亂史伯

謂其生有龍漈之異壓弧箕服之祥國語

雖近恠然豔妻嬖女其非天地正氣所生

也必矣禍水之說近是故併附焉

唐玄宗貴妃楊氏始為壽王妃壽王瑁玄武

后妃薨後庭無當帝意者或言妃姿質天挺

耳充掖庭遂召納禁中臣按此即新臺之比也玄宗於是無復人

理異之即為自出妃意者巧籍女官號太真

更為壽王聘韋昭訓女而太真得幸善歌舞

邃曉音律智筭警穎迎意輒悟帝大悅遂專

房宴宮中號娘子儀禮與皇后等進丹貴妃
三妹皆美劭帝呼為姨封韓魏秦三國為夫
人出入宮掖恩寵聲焰震天下臺省州縣奉
請托奔走期會過詔勅四方獻餉結納門若
市然他日妃以譴還第比中昃帝尚不御食
笞怒左右高力士知帝旨是夕請召妃還由
是愈見寵妃每從游幸乘馬則力士授轡策
凡充錦繡官及冶琢金王者大抵千人奉湏
索竒服祕玩變化若神四方爭為恠珍入貢

動駭耳目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
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每十月帝幸
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為隊隊一色俄
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忠導以
劍南旗節遺鈿墮鳥琴瑟璣琲狼籍于道香
聞數十里初安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
姨約為兄弟而祿山母事妃來朝必宴餞結
歡妃嘗養祿山為兒令宮人以綵輿舁之帝
歡聞賜妃洗兒錢祿山在禁中或通夕不出
頗有醜聲聞于外帝不禁也及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且

指言妃及諸姨罪帝欲以皇太子撫軍禪位諸楊大懼哭于庭國忠入白妃妃銜塊請死帝意沮乃止及西幸至馬嵬陳元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裹尸以紫茵瘞道側

史臣歐陽脩曰嗚呼女子之禍於人也甚矣唐自高祖至于中宗再罹女禍謂武后也唐祚既絕而復續中宗不免其身帝氏遂以

滅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爲鑒矣而又敗於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至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至於如此可不謹哉可不謹哉

胡寅曰天子之尊威制四海而不能庇一婦人何也怨之所集禍之所起也明皇昏於揚妃凡十年以王鉞爲色役使併責三

十年租庸歲供額外錢帛百億以供宮中
宴賜則毒遍天下矣揚國忠以踈族進薦
鮮于仲通帥劔南喪師二十萬人大開邊
患則毒又深於西南矣五楊請托府縣峻
於制勅則毒又遍於畿甸矣貴妃私於祿
山以至反叛則毒又甚於兩河矣一人三
失怨豈在明猶當圖其所不見者况怨塞
宇宙獨以貴妃一家之故夫何為猶憚其
死也自非陳元禮等勸以速殺則禍必及

身矣

臣按後世淫泆之主溺於衽席之愛以召
亂者衆矣而漢飛燕唐太真最其著者焉
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
有禍成帝明皇當承平富庶之餘而忘持
盈守成之戒志念所營惟在聲色而尤物
出焉妖姿蕩目狡謀怵心二君流連荒縱
自謂窮天下之樂而不知禍胎亂萌已伏
於閨闈中故燕啄皇孫國嗣絕載昇祿兒

反謀決曾未幾時而鼎祚移戚家胡塵暗
宮闕矣色之為禍慘於鏤鄒而烈於燎原
之火大抵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唐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其小字亞
子又別為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常身與俳
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以至於亡莊宗
嘗與羣優戲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伶
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莊宗失色羣伶亦大
驚駭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尚誰呼

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
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而不聞其它過惡其
敗國亂政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為最是
時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
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
公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
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遇奏事殿中左右
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莊宗初入洛居
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闈官希旨多言宮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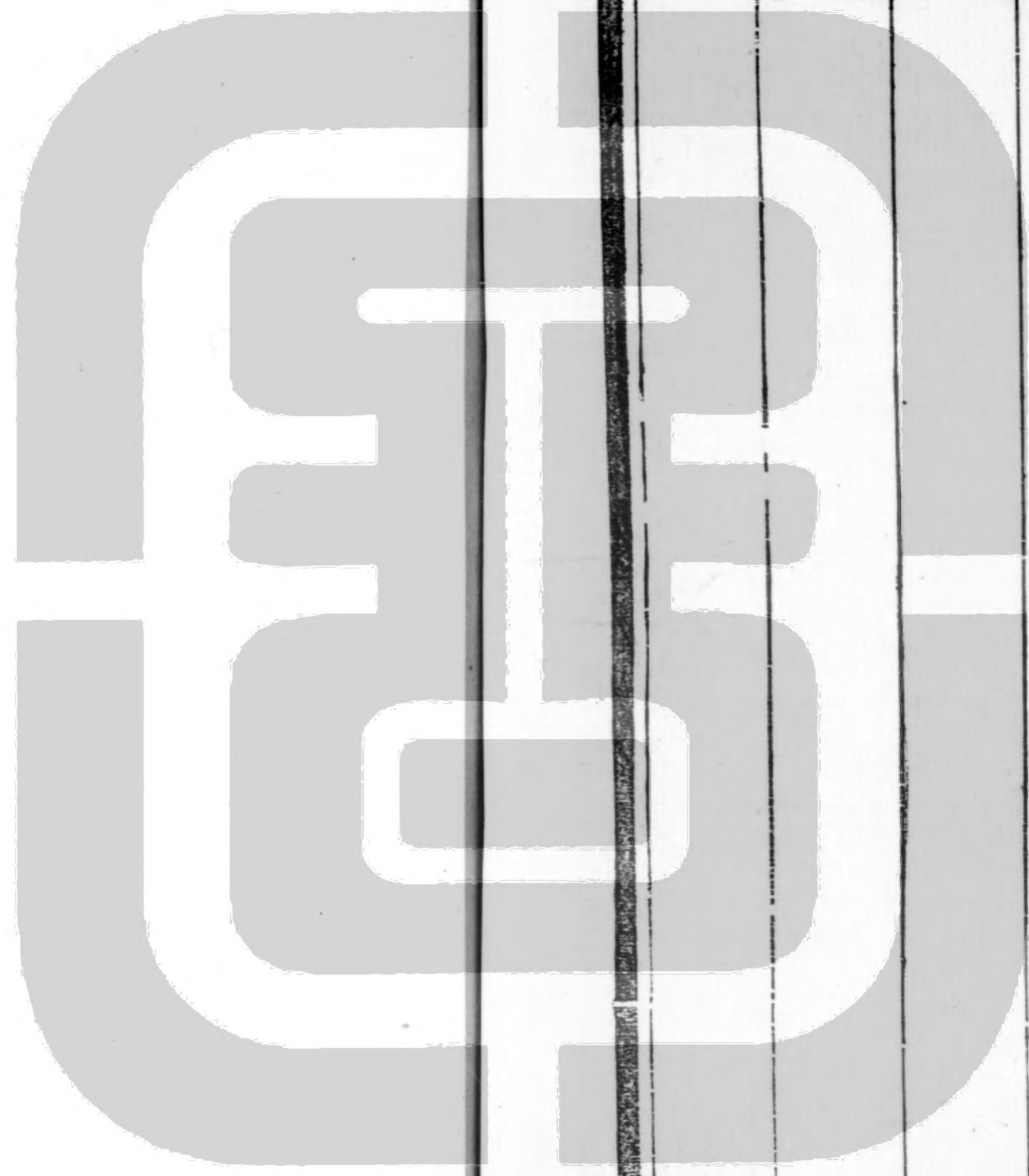
夜見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襪之者因曰
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恠當實以人乃
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
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為姦軍士妻女
因而逃逸者數千人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
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為從
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莊宗後因事
戲之謂其教王温反從謙不自安謀亂莊宗
以射躄左右皆奔走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

焚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
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戒哉

臣按歐陽脩言莊宗百戰滅梁方其盛也
舉天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十數
伶人困之而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臣謂倡
優子女其同類者也故以附於女寵之後
為世戒焉

以上論荒淫之戒

真西山



卷之四